

欲望魔瓶的倾覆——卫慧小说话语世界*

王文广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卫慧的小说展现了消费社会中一幅幅欲望魔瓶倾覆后的后现代狂欢的图景。她以欲望狂欢替代理性思考,以另类的当下体验彻底颠覆传统,平面化、颓废、女性私人言说是这位七十年代作家世纪末情绪的特色。可她最终却迷失了自己,在公共价值的笼罩下,自身创作理性精神缺失,文学意蕴消弭,成为一种难以深化的自我和现实。

关键词:欲望;消费时代;公共价值;新新人类;私人言说;文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2(2006)02-0062-04

论述卫慧小说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所谓的消费时代、上海的现代化大都市的背景以及我们的公共价值时代的到来和传播时代的滥觞,卫慧的作品诸如《上海宝贝》、《欲望手枪》、《像卫慧那样生活》、《水中的处女》等故事本身的叙事无多少复杂之处,“雷同”就确定了对她的叙事作诸如叙事学的分析是一种不太紧要的事,就其文本而言,在她的“雷同”中,读到的是一种“欲望”的展现,“欲望”这把手枪在卫慧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那么对她的解读就是对卫慧类作家一种文化现象的一种思考,对卫慧文本的阅读就是“一种解释从来就是一种看法”^[1]的诠释。

一、欲望的温床——断裂与喧嚣的文化消费时代

卫慧的作品中的人物具有现在时髦的中产阶级的人群特征,“小资”是基本的特点,永不满足与莫名的矫情和亚健康的状态是他们或她们共性的特点。不要指望他们有多少的批判精神,带有文学与社会责任感的那种批判精神,亲情与家国之感与他们已经疏离,心情是支使他们或她们行为的唯一理由。

更准确地说,卫慧是消费文化的不遗余力的执行者,是西方生活方式的不折不扣的践行者,是对欲望无可争议的顺从者。“中国的消费主义文

化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且是一个政治性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意识形态。”^[2]

卫慧的作品没有宏大叙事,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与对个体生命与体验的张扬就成了她的主旋律,也因此写“性”、说“性”、行必“性”、乐必“性”就是她的全部,说穿了,在消费社会中,小资们对自己身份的渴望与焦虑是强烈的,图像社会中“形象”的追求,在各个领域朝着自己的偶像狂奔,文化霸权所制造的各种“符号”,印证个体在社会中的身份尴尬与焦虑。

卫慧所描写的新人类,所谓对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态度的张扬,归根结底也不过是心甘情愿做新型权力话语的传声筒罢了。在消费时代,“个体对个人自主性、自我界定,真实的生活或个人完善的需求,都转变成了占有和消费市场所提供商品的需求。”^[3]卫慧的出现与消费时代并生的影视媒介文化的传播特征是相契合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的文学观、文体观与后语言时代

* 收稿日期:2006-01-22

作者简介:王文广(1972-),男,江苏泰兴人,扬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与机器尤其是网络作为媒介的主要传播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在新的技术性叙事话语对文学写作诗性传统的解构,主流文学的位置受到了冲击,“文学无用论”甚嚣尘上。在卫慧的作品中,文本创作过程成为读写互动的过程,诗性写作的个人性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网络的便捷为自我复制与“机械复制”^[4]提供了平台,甚至是大众狂欢的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创作一番,都可以接近文学与玩弄文学,十几岁的小孩也可以出版文集,“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5]是后现代的特征,文学的原创价值和诗性价值在卫慧作品中难以被找到,个人风格越来越难得一见,卫慧的故事只是一种小资生活的努力的重复,文本的意义小,文学的意义更无从谈起了。她所造成的无疑是一种新的视觉冲击,卫慧是深知网络之用和网络之利的,她的小说还与她的“美女作家”的身份相得益彰,她的形象诚然是一位抽着烟、衣食无忧、生活富足、情感丰富的小资形象,她的小说,是后现代所谓眼球经济和图像文化模式的最好诠释,如果不能在网民中激起一点浪花,脱离了网民60%—70%的信息是从网络中得来的文化获取方式,卫慧的东西难有市场,她的故事也不会激起众多追求小资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目标。“新的视觉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把本身非视觉性的东西视觉化”^[6]创作主体的形象唤起消费者的兴趣,以此来招徕读者,卫慧即是这样。她的小说以对道德与价值极端蔑视的赤裸裸的性爱描写与自我形象的商品化、图像化一起,做了来自底部的彻底解构与造反,这种解构与造反最真切地表征着后现代意识的转型。在上海,这种转型更有时间和空间,《上海宝贝》是上海众多宝贝之图像(当然卫慧本身也是其中之一)。以网络媒介为主的大众传播的兴起不仅仅表现在文学创作,文学面临着新的生产机制,其实,整个文化生产都面临着这种生产机制的突变,超大型制作、超强震撼、超眩视觉效果等等,不来点“超”的已经难激起消费者的胃口了,作为文学,卫慧的策略是:一则在网络中不遗余力地树立自己的“超”美女作家形象,另一个就是叙述内容的“超”平面化与性事的“超”充斥,以及故事中的“超”奢靡与小资情调,以此构成她吸引读者眼球的全部。在卫慧的创作中,各种自然影响几乎消逝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高档的酒吧、燥动的迪厅、异域的餐馆、汽车、网吧等大都市的人为景观,人

在与自然的对立中产生的空间感无由产生,而这种先进的交通、通讯工具又使得地域的空间感也仿佛消逝了,个人处在无尽的压抑中,失去了自我守护的路,只剩下茫茫人海“一个又一个人,他们象链条一样又共同攀成为整座城市,以及这个社会,只有人才是最叫人恐惧的”^[7]个人生活被各种人以及各种人造形象所逼仄、无处排斥、无地彷徨,最终人变成了“物”,或者人代替物成了社会的装饰。

二、欲望的展现(释放)——时尚与另类的新新人类

阅读卫慧的作品当然不至于把她的作品说成是色情的下流的东西,更不应以道学家的面孔刻意回避与维持什么,中产阶级(小资)的兴起是我们这个社会变革中的一种现象和趋势,尤其是在上海,这一群体的数量更为广泛,代之而起的就是人造物的大量兴起,人的物化与心理的变化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在“后现代”成为名人雅士乐此不疲的大餐而津津乐道时,终极目标的实现,宏大叙事的实现,在商品化、“形象”充斥的当代社会中已被消解与解构得无影无踪,一作深刻状,一作要回答出什么经典,发现连自己都哑然失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圣经》里的语录倒是现代社会中众生聊以自慰的经典,人类的审美情趣走向平面拒绝深刻是普泛性的现象。规律、必然被SAS的不期而至,海啸的莫名灾难,恐怖主义的人人自危,工业化滔滔的污水等等现象弄得不知所措、狼狈不堪,美国模式、西方模式也不再是许多人顶礼膜拜的中心,只能在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臆想中发懵地前行,文学创作的彷徨与艰难,文学创作的私人化趋势,写作的无法深刻,文学创作的庸俗与功利,文学创作的堕落与茫然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又岂是卫慧一个或一类的错误。

但是,卫慧的彷徨是突出的,这位美女作家无论她是或妖饶或性感或放荡不羁,嘴叼烟卷的无所谓,而异国的咖啡吧中弥漫的欲望、高档宾馆中粉饰的激情、高档轿车中穿越的现代都市,或是德国男人的淡淡的狐臭和一天中疯狂的性爱中对长盛不衰的性力的追忆、钢筋水泥中包围的疯狂等等,她写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灵魂深处蹦出最多的最真实的两个字——无聊或是空虚,让倾覆的欲望的魔瓶尽情流淌,让欲望尽情地展现。正如

卫慧所说的“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就立下志向,做一名激动人心的小说家,凶兆、阴谋、溃瘍、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字眼。”^[8]她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如果说如卫慧的新新人类是一种时尚并要作为一种现代都市年轻人追寻的楷模的话,充其量对这种状况只能作为一种“迎合”论之。卫慧所展示的,充其量就是在所谓消费时代(或更准确的就如上海这样的进入现代化和消费时代的城市中)的一种对被传媒和商业化所控制下的“公共价值”的迎合,为什么是迎合?是介于卫慧作品和作家本身对这一观念的认识基础上的与“公共价值”吻合,我们在卫慧的作品中找到了只是迎合的反映,批判精神是与之无缘的。故在她的作品中有的是一种赤裸裸的对个人生活方式张扬的知足与挑逗,所以在描述中最多的是性爱、情爱和小资的奢靡之气,她宣扬的是快感、迷醉、任性与放纵,在公共价值的笼罩下,在个人性被普遍抹煞的时代中,对个人经验的宣泄就成了她便捷的选择——很不幸也是一种确定卫慧就是卫慧类型作家的选择,卫慧无意中(是不是有意?)迎合了“多数人”的趣味,因为只有这样,作品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商业和传播价值,这就是卫慧作品的可悲之处。

三、欲望的反思——彷徨与艰难的文学创作

“文学无用论”在2005年成了一个热门讨论的话题,米勒又一次提出这个话题使文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又一次被关注。以卫慧的作品论,如果要去追寻什么文学精神的话,倒是对文学无用论的一个佐证。在大众传媒操纵主流话语的时代中,在炒作作秀成为时尚的商品化中,在欲望被点燃、集体消解、个人泛滥、平庸取代高尚、媚俗亵渎崇高之际,文学创作的真正艰难就是文学精神的丧失。作家应责无旁贷地去表达文学的复杂精神内涵,文学精神起码包括文学本应承担的批判,对社会、人类的功能包括对文学创作这一高度复杂的创造活动的尊重,作家批判精神的回归并由此延伸的一种责任感、使命感、职业感,从而廓清庸俗与高尚、严肃与游戏、作家与伪作家的界限。卫慧群体的缺陷本质上就是这种精神的沦落,一种在后现代追寻和现代都市中生存重压下的精神堕落选择,很可惜,她没有坚持另一种精神,没有在这存在的虚无中去追问存在的意义,所以注定

她的作品没有多少深度内涵,没有文学作为一种复杂劳动的复杂性,只是在一种低水平上复制心灵和展现欲望,是她纯私人化的感受,那么无论她秉承什么文学创造观,这种写作固然不可能成为经典,只是一种消费时光的消磨,对小资群体来说,交流了一下生活经验而已。其实,世事自纷繁,一旦文学精神丧失了,被边缘化了,那才是文学创作真正的艰难。

好小说必须在世界和存在面前获得一种深度,而不是简单地生活经验的表面滑行——但卫慧似乎更愿意把写作变成再现一种贫乏的经验,复制一种简陋的生活,《欲望的手枪》、《水中的处女》、《上海宝贝》等等都是这种经验的展现。肤浅和粗糙,是卫慧她们的共性,也是当前文学界面对的现实;千人一面的欲望场景是卫慧展现的现实,写作这种高难度的活动在她们那儿变得简单化,就是一种个人经验贫乏的展现,更有甚者如“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等就成了一种噱头和赚钱的手段。当作家们普遍热衷于描绘“直接现实主义”,热衷于写个人庸俗的生活细节时,卫慧们好象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一个有内心质量的作家,应该如何重新掌握处理经验与记忆、个人与世界、想象与虚构之间复杂关系的写作技艺?卫慧的作品带有太多的公共价值的烙印,她的选择其实又是一种个性的模糊,在私人化写作中,她的经验带有公共化写作的明显特色,她没有也不能去做“存在的勘探者”,通过人物对存在甚至是人类的存在进行深思,也就达不到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个人的深度”,她的才华也就在这种创作中确定了自己的地位——一个并不美妙的地位。

昆德拉认为“对文学来说,其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远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9]提醒大家不要被眼前的事情所蒙蔽才是小说的意义所在,卫慧的小说显然不具备这种品质,不具备这种精神的复杂性,其本质表现出来的就是意义缺乏和精神匮乏。在当前功利和效益原则至上的消费时代,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快速但又是直线型的变革中,文学应该回跃(RICORSO)关注人类生存痛苦的问题上去,当前文化语境对作品的根本性制衡使作家很容易进入恶俗的圈子,作家的这种回跃要能在非常情境中去看取人性的变化,“经验必须被存在所照亮”只有这样文学才有不死的可能,显然卫慧的作品不能为我们提供这些。

参考文献:

- [1] [荷]米克·巴尔.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 谭群强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9.
[2] 汪晖.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 天涯. 1997,(5):101-102.
[3] [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方文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8:232-233.
[4] [德]本雅明. 经验与贫乏[M]. 广州: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50-51.
[5] [美]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唐小兵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2-113.
[6] [美]尼古拉·米尔佐夫. 什么是视觉文化[M]. 王有亮译. 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1998:210-211.
[7] 邱华栋. 天使的洁白[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119-121.
[8] 卫慧. 上海宝贝[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58-62.
[9] [捷克]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董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65-269.

Desire Devil Jar was Reversed ——the World of Weihui's Fiction Discourse

WANG Wen-g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gzhou University, Jiangsu Yangzhou 225009)

Abstract: The fiction of weihui displayed a crazy picture one by one which following the desire devil jar was reversed in consum society. In her fiction, the crazy desire standing for the rational thinking, another present-experience upsetting completely tradition, graphic trend, femal privacy discourse owing to her, who borned in 1970s, expressing a moods of century end. But she has lost sheself finally, the rational spirit of creation was absent, the meaning of lecture disappeared, and all of this leads to that her fiction becomes a self and reality which cant be profound under the popular vaule covered.

Keywords: desire, consumer age, popular value, new mankind, privacy discourse, lecture spirit

(上接第 61 页)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 第 5 卷[M]. 香港:三联书店,1992.
[2] 中国现代小说精品——沈从文卷[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4.
[3] 沈从文. 沈从文选集. 第 5 卷[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80.
[4] 钱理群.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0.
[5] 陈徒手. 人有病 天知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The Conflicts of Life Individual and Objective Reality —Dusk Bian Cheng and Shen Congwen's creation road

XU Han

(Suzhou institute Chinese department Anhui Jiangsu Suzhou 234000, China)

Abstract: In Shen Congwen's works, people have not displayed pieces of individual, but melt in the collective, when life individual conflicts with appearing in fact objectively, the life form moves towards destroying finally. Also can see this consciousness and reflect to stand fast at the ideal literature position by the very heavy setback from writer.

Keywords: life situation; reality; equilibrium; conflict